

## 宋代以絲織品作為賦稅的收入與支出情形

趙雅書

### 一、引言

絲織品作為賦入物的一種，早見於古籍記載，如「禹貢」載：「厥貢漆絲，厥篚織文。」<sup>1</sup> 故其歷史甚為久遠。宋承唐制，但唐代前期是行「租、庸、調」制，此「調」便是輸絲、麻等織品。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明定每丁輸納的標準為：

「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為疋。」<sup>2</sup>

德宗時，楊炎作兩稅法，以錢為賦，結果一時造成物輕錢重的現象，穆宗鑒於以錢為賦之弊，乃將一部分之賦改回，仍納實物，見「文獻通考」載：

「戶部尚書楊於陵言：……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績，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sup>3</sup>

宋代「二稅」的形式，雖源自唐代「兩稅」，但是折色與本色是並納的。由於宋代絲織生產比前代有更大的發展，所以歲賦之物除穀外，其次最大宗收入便是布帛。<sup>4</sup>

### 二、賦入的絲織品

宋代賦入的品類很多，其分類情形如下：

「大凡租稅，有穀、帛、金鐵、物產四類。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

1 屈萬里「尚書釋義」，頁二十八。（華岡）

2 杜佑「通典」，卷六，食貨六，典三十三。（新興）

3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田賦三，考四十九。（新興）

4 張學舒「兩宋民間絲織業的發展」。（中國史研究）

曰麥，四曰黍，五曰稌，六曰菽，七曰雜子。布帛絲綿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鑄，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sup>5</sup>

這些東西的計算方法是：

「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sup>6</sup>

在納正賦方面，通常多以絹、米計算，而且課徵標準分有等差，並不一致，以兩浙為例，其標準是：

「計每畝納絹三尺四寸，米一斗五升二合；桑地……計每畝納絹四尺八寸二分。」<sup>7</sup>

除了正賦之外，附加稅也多有以絹來計算的，如：

「（紹興臨安府）和買紬絹，每田一畝計二尺四寸；陸地一畝，計三尺六寸。」<sup>8</sup>

「（臨安府）新城縣田畝，舊緣錢氏以進際為名，虛增進際稅額太重，每田十畝虛增六畝，計每畝納絹三尺四寸，米一斗五升二合；桑地十畝虛增八畝，計每畝納絹四尺八寸二分。」<sup>9</sup>

一般來說，在政府賦入方面，布帛是僅次於米。而宋代絹紬收入在歲收總數、上供、租稅、山澤之利等幾方面，約佔布帛總數的 70% 左右，特別是絹要佔 60% 至 70% 之間。而在絲織品總數中，絹要佔 80%，絹紬總數則佔 90% 以上，這是因為絹紬是宋代農村最普遍、產地最廣泛的絲織品。宋代絲織手工業與土地具有一種穩定和較密切的關係，絲織業在大部分地區，還是農村家庭的副業。<sup>10</sup>

本來唐「兩稅」已較「租、庸、調」為重，而宋「二稅」較唐「兩稅」更重，宋人林勳曾言：

「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sup>11</sup>

5 同註 3，考五十八。

6 同註 5。

7 「宋會要輯稿」，食貨七十，頁六三九九。（世界）

8 同註 7。

9 同註 7。

10 同註 4。

11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林勳傳，頁一二六〇五。（標點本）

南宋人李心傳亦云：

「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膏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穀粟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所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sup>12</sup>

所以在賦入總和上，宋代是遠超過唐代的，而賦入絲織品的數目，其情形亦復相同，概算也應該遠超過唐代。茲以實例來列表說明宋代政府賦入絲織品的一般情形如下：

時 期	品 名								
	絹			紬			絲 綿 葦 線		
	歲 入	兩 稅	上 供	歲 入	兩 稅	上 供	歲 入	兩 稅	上 供
太宗至道末 <sup>13</sup>	1625000			273000 (絁紬)			6580000		
真宗天禧末 <sup>14</sup>	1615000			181000			6075000		
神宗熙寧間 <sup>15</sup>	2672323	S 2541300 A 131023					5850356	S 5844861 A 5495	
宋會要輯稿中北宋時之統計數字 <sup>16</sup>	5382709	2935586	2876105	2290966	415570	468774	13852797	9115421	2365848
實際加數	5388910	2894333	2876215	1177508	416317	469774	13733800	9234989	2366848

上表僅是主要絲織品的賦入，茲再將「宋會要輯稿」中，所輯精製絲織品數目，列

12 「文獻通考」，卷十一，戶口二，考一一七。

13 同註5。

14 同註5。

15 同註5，考五十九，熙寧十年（一〇七七）見催額。

16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頁六一〇〇至六一〇七。

表說明於下<sup>17</sup>：

宋 會 要 輯 稿 加 數	羅			綾			純綾穀子隔織			錦綺鹿胎透背	
	歲 入	兩 稅	上 供	歲入	兩稅	上供	歲入	兩稅	上供	歲入	上供
	166620	860	106481	147385	14291	44906	111716	47861	6611	9615	1010
	80537		106472	75420	14301	44906	56806	49861		6207	

上兩表是北宋時代，政府賦入絲織物之統計數字，S代表夏稅，A則代表秋稅。如果以絹當作代表物來看，可看出賦入是逐年呈上升的趨勢，證明宋代絲織品賦入的數量相當龐大。唐代盛世天寶時，天下丁數三百七十餘萬<sup>18</sup>，每丁納絹二丈計，則可得「調」絹七百四十餘萬丈<sup>19</sup>，約合一百七十六萬匹，比較之下，跟宋代差得太遠了，幾乎只有宋代的七分之一。據「宋史」食貨志載，元豐時絲織品收入總數為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疋<sup>20</sup>，這與「宋會要輯稿」所載，有些許的差距，此元豐數字有可能為局部地區之收入，但即使以此為代表的話，也較唐天寶賦入絲織品數，約增加了五倍有餘。故顯示宋代賦入絲織品的數目，是遠超過唐代。

南宋時，賦入絲織品數字記載較為零散，且無全面性的統計數字，不過根據「宋會要輯稿」所載，北宋時代諸路繳納稅租和上供絲織品的統計數字來看，當時北方已遠落南方之後<sup>21</sup>。故就政府總收入來說，除了在南宋初期的那一段戰亂時期以外，推斷南宋賦入絲織品的數量，是絕不遜於北宋的。以四川為例，費著「蜀錦譜」就說：

「渡江以後，外攘之務，十倍承平。」<sup>22</sup>

再以兩浙婺州賦入羅為例：

「婺州羅二萬……」<sup>23</sup>

「建炎三年（一一二九），知婺州蘇遲乞奏減年額上供羅。上問祖宗額幾何

17 同註16；並參考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頁二七四至二七六。

18 同註2，典三十四。

19 「文獻通考」，卷二，田賦二，考四十一載：「新唐書食貨志以爲每丁輸粟二斛，稻三斛；調則歲輸絹二疋，綾袍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疑太重，今不取。」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五身丁錢，記北宋大觀時爲三丁納絹一匹，南宋乾道時更有七丁納絹一匹之例。比較之下，新唐書記載似太重。又「通典」卷六食貨六，典三十四所記之七百四十餘萬疋絹，「疋」字亦疑有誤。

20 「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頁四二三四：「（元豐）五年（一〇八二），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四……」。

21 見拙作「宋代蠶絲業的地理分布」。（「史原」第三期）

22 元費著「蜀錦譜」，頁二。（續百川學海）

23 「文獻通考」，卷二十，市糴一，考二〇〇。

？輔臣對：皇祐編勅一萬匹。問今幾何？輔臣指遲奏言：五萬七千七百九十七匹。上驚嘆云：民將何堪？時遲奏乞減半，上曰：盡依皇祐法。輔臣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上復曰：與減二萬匹併八千有餘今數，因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sup>24</sup>

可知南宋婺州賦入羅之數額遠高於北宋。即在南宋初期，從兩川上供的錦、綺、綾，也還有三萬五千餘匹<sup>25</sup>，這與北宋時期同地區的數目，相差實在有限<sup>26</sup>。除了上述區域的比較之外，再看「文獻通考」的兩則記載：

「（紹興）二年（一一三二）……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湖南綾羅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皆有奇。」<sup>27</sup>

「（紹熙）……時東南諸路歲起紬三十九萬匹……絹二百六十六萬匹……綾、羅、綺三萬餘匹……」<sup>28</sup>

這些數字還略高於北宋時期相同區域的賦入。<sup>29</sup>「文獻通考」又載：

「淳熙十年（一一八二），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嘗試考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寧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計者，尚忍求詳生財之方乎？」<sup>30</sup>

這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看出數字是逐年呈上升的趨勢，同樣地推斷，政府賦入絲織品之數額，也應該是逐年地上升，故南宋時期的數額，決不會比北宋時期少，所以「宋史」食貨志載：

「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sup>31</sup>

「程史」亦載：

「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庫，宣撫不住關，撥款易籌辦也，願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sup>32</sup>

故南宋時期，北方雖已淪於金人之手，但是仍在掌握中的長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生

24 章俊卿「山堂考索」，後集，卷五十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二，紹興三年正月己未。

25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四，四川上供絹、紬、綾、錦、綺。（文海）

26 同註21。

27 同註23，考一九八。

28 同註23。

29 同註21。

30 「文獻通考」，卷二十四，國用二，考二三五。

31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頁四一五六。

32 岳珂「程史」，卷三，頁三至四。（筆記小說大觀）

產區，均大大地發揮了生產潛力，使得南宋政府賦入絲織品之數，並不虞匱乏，而且比之北宋，亦只多不少。

### 三、絲織品的支出

日本學者加藤繁在「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一書中，有一節討論到唐代絹帛與金銀的比較，但對宋代部分則闕如。加藤繁認為絹帛在唐代仍有貨幣的功能<sup>33</sup>。故唐代仍為實物經濟，宋代則進入貨幣經濟，因此宋代政府賦入絲織品，所具有之功能，亦逐漸隨時代而改變，純以消費支出為主。

絲織品在宋代，每年都有大量的賦入，大致已如前述。但根據史料記載，每年絲織品的用途，勉強支應，有時收支不能平衡，竟有入不敷出之感。不過在基本上，我們應有出入相抵的概念，因為畢竟有多少才能用多少。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載：

「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收入皆一億萬以上，出入略相當。」<sup>34</sup>

然在實際情形上，還是有出入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中，保留了至道三年（九九七）與天禧五年（一〇二一）兩個年度絲織品歲出的總額<sup>35</sup>。試觀下表歲出數字，不難發現端倪：<sup>36</sup>

至道、天禧兩年度絹帛絲綿歲支出額表

品名	歲支出額	
	至道三年（九九七）	天禧五年（一〇二一）
絹	3333000 匹	41737000 匹
紬	903000 匹	764000 匹
布	2063000 端 <sup>37</sup>	1297000 匹
絁	59000 匹	52000 匹
綾		107000 匹
羅		27000 匹

33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頁九二。

34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一，頁五。（筆記小說大觀）

3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七，頁十七至十八。

36 參考日野開三郎「五代藩鎮之舉絲絹與北宋之預買絹」。（「史淵」十五輯）

37 洪邁「容齋五筆」，卷十，頁三：「今人謂縑帛，一匹為一端，或總言端匹……」，故端猶匹也。（筆記小說大觀）



紗	段		11000 匹
錦	綺		6700 匹
絲	線	1640000 兩	3632000 兩
綿		7450000 兩	16500000 兩
合 計	匹	6358000 匹	44001700 匹
	兩	9090000 兩	20132000 兩

我們當然不能完全根據此表，來決定宋代政府之歲支出額，但至少可以看出兩種趨勢：其一是在支出方面，逐年在提高著；其二是若比較至道、天禧同時期的賦入額，發覺兩邊的數字並不能平衡。絹帛絲綿等在北宋財政運用上，頗佔重要的地位，然而政府如何來調配此種差額呢？日野開三郎認為除了正賦之外<sup>38</sup>，尚有官營機織工場產品<sup>39</sup>、折稅絹（兩稅徵收時，以絹代錢穀折納）<sup>40</sup>、權利絹（以絹代專賣品折納）、和買絹、博買絹（以錢之外的品物交換絹）<sup>41</sup>、蠶鹽法<sup>42</sup>等六種方法。其中數量最多，且最重要的是和買絹。<sup>43</sup>

從漢代以後，內廷與外廷就各有其獨立之財政<sup>44</sup>，「文獻通考」載：

38 同註36。

39 同註4：「兩宋京城都有少府監所屬綾錦院。北宋在乾德四年（九六六）初創時，以二百名平蜀所得錦工為骨幹，後增至軍匠人數為一千另三十四人，有錦綺機四百餘。南宋綾錦院織機有三百架，人數也達千人。另外文思院有綾（綾）作、絳絲作，內侍省後苑造作所有絳絲作、織羅作。地方官營，北宋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江寧府、潤州有織羅務，梓州有綾綺場。杭州也曾立織室。南宋官營主要地區為兩浙和四川。就地方官營講，成都綾錦院規模最大，技術水平最高。費著『蜀錦譜』記有北宋成都錦院十五個品名，南宋茶馬司所屬成都錦院三十三個品名，並記有名稱，象青綠瑞草云鶴錦、真紅六金魚錦、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錦。宋代官營絲織在技術水平、規模、質量、產量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40 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五，頁六：「參知政事呂惠卿言：常平錢糧並據願請成實石給納，日收息二分，如願以糧、銀、絹、絲、紬、縐布折納者，聽。」『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五，頁十至十三：「皇祐中，許民之絹絹依時直折納，謂之丁絹。」

41 如『宋會要輯稿』，食貨七十，頁六三八四：「巧立名目，非法折變，如絹一匹折納錢若干，錢又折麥若干，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又倍於錢。」『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頁四二一九至四二二〇：「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踐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

42 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頁六：「太宗實錄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云：先是官貨鹽與民，蠶事既畢，即以絲絹償官，謂之蠶鹽，令民隨夏秋賦租納其直。食貨志云：唐有蠶鹽，皆賦於民，隨夏稅收錢絹。與實錄少異，當考。」另『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頁五：「法一匹給鹽二十觔，比錢九百，歲預於十二月前給之。」（藝文）標點本將「觔」寫作「斤」。

43 拙作『宋代和買絹之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卷第二期）

44 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頁二十六：「漢代國家財政和帝室財政的區別以及帝室財政的一斑。」

「靖康元年（一一二六），言者論天下財用歲入有常，須會其數，宜量入爲出，比年以來，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衰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賦，多爲禁中私財。」<sup>45</sup>

可知宋代也是一樣，內、外廷各自有獨立的財政。曾我部靜雄「宋代財政史」，便是將之分成兩部分來說的。王應麟「玉海」食貨載：

「祖宗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神宗始分天下之財以爲二司，轉運司獨用民常賦與州縣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掌其發歛儲之，以待非常之用，罷三司而爲戶部。轉運之財則左曹隸焉，常平之財則右曹隸焉。」<sup>46</sup>

這些都是外廷的財政，其最重要的代表，便是左藏庫。「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

「左藏庫，國家經賦所貯也。」<sup>47</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sup>48</sup>

「分左藏庫爲左、右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俟右藏既盈，卽復以給。曰錢、曰金銀、曰正帛凡六庫，更爲給受。明年仍廢右藏入左藏，分爲四庫，曰錢、曰金銀、曰絲綿、曰生色正帛、雜色正帛……。」<sup>49</sup>

「夢梁錄」則謂：

「左藏庫有東、西二庫……東庫則掌幣帛絀紬之屬，西庫則掌金銀泉券絲纈之屬。」<sup>50</sup>

至於內廷之財，則是帝室內帑，是後加的。「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曰：軍旅飢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別置庫，本志及他書，皆云在乾德初，未審何年？計必是平西川後也，因命諸州不得占留金帛，附見其事）。」<sup>51</sup>

「宋史」食貨志亦載：

45 「文獻通考」，卷二十四，國用二，考二三四。

46 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頁十四。（華文）

47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七，頁二。

4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頁八。

49 同註48，卷三十三，頁九。

50 吳自牧「夢梁錄」，卷九，頁四。（筆記小說大觀）

51 同註48。



「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內藏庫，蓋天子之別藏也。」<sup>52</sup>

「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內藏庫，令內藏庫使翟裔等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廼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嘗好也。」<sup>53</sup>

內廷財政是完全獨立的，復見「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五月司馬光上言）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sup>54</sup>

此外，內廷財政還一直擴大著，元豐三年（一〇八〇）設元豐庫，未幾，再分元豐庫為元豐南、北庫；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又設元祐庫；以後又有大觀庫、崇寧庫、宣和庫等。<sup>55</sup>到南宋以後，但有內藏及激賞二庫，<sup>56</sup>激賞庫即所謂左藏南庫，見「文獻通考」載：

「左藏南庫本御前樁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緡，以佐調度，淳熙末始併歸戶部。」<sup>57</sup>

以後則又有左藏封樁庫，但限軍需用。<sup>58</sup>

內藏庫等在平衡支出絲織品方面，地位非常重要，「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謂：

「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sup>59</sup>

「朱子語類」卷一一一財亦謂：

「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贍軍錢，且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於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梃箠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

52 「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頁四三六九。

53 同註52，頁四三七〇。

54 同註48，卷一百九十六，頁十九。

55 同註52，頁四三七二至四三七三。

56 同註47，頁五至六。

57 同註45，考二三七。

58 同註57。

59 同註47，頁三。

乏。」<sup>60</sup>

這解釋了內藏所以能平衡支出的道理。「續資治通鑑長編」又載：

「上聞河北大稔，丙申，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百八十萬……」<sup>61</sup>

「乙酉，權三司使馬元方言：來春大禮，於是內藏庫假賞賜物，準奉祀例內有雜色匹帛。內藏庫言：咸平、景德以來，南郊悉不支撥，應他時爲例。王旦曰：初降御札，令內藏給諸軍賞賜。時元方言：職司豈無經度？其賞賜且依舊，借內藏金萬兩，錢七十萬貫，紬絹一百萬匹，餘則三司規畫……」<sup>62</sup>

「丁卯，出內藏紬絹一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sup>63</sup>

「己亥，出內藏庫紬絹三百萬，下三司，以助經費用……」<sup>64</sup>

「慶曆二年（一〇四二）六月甲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sup>65</sup>

「壬子……出內藏絹二十萬，市馬於府州岢嵐軍。」<sup>66</sup>

「閏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下河北便糴糧草。先是河北頻年水災，朝廷蠲民稅幾盡，至秋禾稼將登，而鎮定復大水，緣被尤被其害，上憂軍儲不給，故特出內府錢帛以助之。」<sup>67</sup>

「出內藏庫錢十萬，緡絹二十萬、縣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sup>68</sup>

「……自皇祐二年（一〇五〇），改用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不能及入中之費，嘗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則至損其直，以售於畜買之家，故言利者欲革之。朝廷既行，即止，然自今並邊虛估之弊復起（此據食貨志第三卷，附見皇祐四年（一〇五二）三月壬戌出絹十萬；七月乙巳，又出錢三十萬，絹十萬；五年七月丙子，出鈔十萬，緡絹二十萬，縣十萬；今年六月甲寅，出緡絹五十萬……）。」<sup>69</sup>

「己酉，三司言：陝西、河東歲減西川所上物帛，而衣不足，又沿北入中糧

60 「朱子語類」，卷一一一財，頁六。（正中）

61 同註48，卷五十五，頁十至十一。

62 同註48，卷八十七，頁七。

63 同註48，卷一一六，頁十八。

64 同註48，卷一四二，頁二十一。

65 同註48，永樂大典卷一二四〇〇，頁一。

66 同註48，卷一五六，頁十四。

67 同註48，卷一六九，頁十二。

68 同註48，卷一七五，頁五。

69 同註48，卷一七六，頁十九。

草數多未有綢絹折，請貸內藏庫綢十萬……」<sup>70</sup>

「（仁宗崩）三司奏乞內藏庫錢百五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疋，銀五萬兩，助山陵及賞賚，從之。」<sup>71</sup>

又「宋季三朝政要」也載：

「……犒海道戍兵，出內庫銀絹，付宣司支費。」<sup>72</sup>

故舉凡大稔、賞賜、助三司、糴軍儲、給邊費、市馬、賑災、貸償商人入中，助山陵……等，皆為內藏庫所具有之功能。在絲織品支出方面，內廷與外廷同負重要的任務，不過外廷向內廷所貸借的，仍必須償還，見「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甲辰……內藏庫言：三司所借金帛，其數至多，舊借金即以饒歙等州及諸路所供充還……」<sup>73</sup>

「內藏庫言：陝西路轉運司借綢絹十萬疋，未償，詔李稷計直償以銀。」<sup>74</sup>  
多由諸路上供折還，故朱熹亦言：

「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sup>75</sup>

## 四、各項支出用途

### 1. 軍人衣料

北宋時代常備軍——禁軍之給與，以糧食、料錢、被服為三大項目。<sup>76</sup> 在平時，為支給春、冬二季衣服，常需大量布帛供應。而自真宗、仁宗以後，為增強西、北邊防，兵員增加，因此布帛之需要量，亦隨之大幅增加。至於布帛的支給內容，包括絹、紬、布、綿、隨衣錢等，不過因時間與地域的不同，支給的數量並不一致。茲列下表說明：

70 同註48，卷一七六，頁五。

71 同註48，卷一九六，頁五。

72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頁二。（筆記小說大觀）

73 同註48，卷八十五，頁五。

74 同註48，卷二九八，頁五。

75 「朱文公文集」，卷十二，頁一八五。（四部叢刊）

76 參考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梅原郁「北宋時代之布帛與財政問題」（「史林」四十七卷二期）。

品名 地區	絹綉(匹)	布	綿(兩)	隨衣錢(貫)	備考
陝西	6		12	3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61 <sup>77</sup>
冀州	9	1.2(綬)	10	1.2	孝肅包公奏議卷8 <sup>78</sup>
江西路	1			3	李忠定公奏議卷49 <sup>79</sup>
江西路	4.6	0.7(疋)	12	2.4	同上 <sup>80</sup>
南康軍	5		15	2.55	朱文公文集卷20

上衣是用絹、綉，下衣則用布、綿用來保溫，隨衣錢用作支給之加工費，亦用作附屬品之購入費。上表包括南、北宋的資料在內，顯見南、北宋都是大致相同的。至於一年兩回，定期支給春、冬衣的內容與數量，試以南宋江西路為例，再見下表：

類別	品名	招填禁軍共5373人	每人平均	備考
春衣	絹	10746疋	2疋	李忠定公奏議卷49
	綉	840疋	0.16疋	
	布	3101疋2丈	0.6疋	
	隨衣錢	7211641文	1400文	
冬衣	絹	11460疋3丈	2.1疋	
	綉	2680疋2丈	0.5疋	
	布	841疋	0.16疋	
	綿	65191兩	12兩	
	隨衣錢	5995193文	1000文	

其次，要說到宋代的兵數，茲據「宋史」兵志及「文獻通考」兵考，列表於下：81

7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一，頁十二至十三，三司使張方平之言；另見張方平「樂全文集」，卷二十三，頁二。（烏絲欄鈔本）

78 「孝肅包公奏議」，卷八，頁一〇五：「冀州見屯兵一萬二千五百餘人，其春冬衣賜綉絹十萬三千餘匹，布一萬六千五百餘段，綿一十三萬五千餘兩，隨衣錢一萬四千餘貫……」。（商務）

79 李綱「李忠定公奏議」，卷四十九，頁四：「原來江西路，物錢三貫，絹一匹。」（明嘉靖以前刻本）

80 同註79，頁四至五，增加以後之數。

81 參考方師杰人「宋史」(一)、第四章「宋代之軍隊」。

時 期	總 數	禁 軍	廂 軍
開 寶	378000	193000	185000
至 道	666000	358000	308000
天 禧	912000	432000	480000
慶 曆	1259000	826000	433000
治 平	1162000	663000	499000
熙 寧	約1068688	568688	約500000
元 豐	832870	612243	227627
紹 興 12 年		214500	
紹 興 23 年		254540	
紹 興 30 年		318138	
乾 道 3 年		323301	
乾 道 末		215000	

南宋的兵數，僅知禁軍。考南宋兵種，至為複雜，有邊兵、宿衛兵、大將屯兵、州郡兵等，其中宿衛兵才是禁軍<sup>82</sup>。「宋史」選舉志，載南宋廷臣言：

「方今國家之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餘萬。」<sup>83</sup>

葉適「水心集」亦言：

「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sup>84</sup>

故推斷南宋時的總兵數，應不至於比北宋時少，這樣衆多的軍隊，構成極龐大的軍費支出，國庫實不勝負擔。依仁宋時三司使張方平的計算，僅禁軍方面，每年即需紬絹五、六百萬匹，綿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兩<sup>85</sup>。所以張平對於此種情形批評說：

「景祐以前兵五十萬，三司財用無餘，及今而加一倍，則何得足？」<sup>86</sup>

如果再比較「宋會要輯稿」所輯歲入總額，可知絲織品之賦入，大半均作支給常備軍衣物之用了。這些且還不包括廂軍在內，「宋史」兵志，載廂軍廩給之制：

「四年（熙寧），樞密院言：不教閱廂軍，撥併各帶舊請外；今後招到者，並乞依本指揮新定請受：河北崇勝、河東雄猛、陝西保寧、京東奉化、京西

82 同註81。

83 「宋史」，卷一百六十，選舉志，頁十六。（藝文）

84 葉適「水心集」，卷五，頁十四，兵總論一。（四部備要）

85 同註76。

86 「樂全文集」，卷二十三，頁六。

壯武、淮南寧淮，各醬菜錢一百，月糧二石，春衣絹二匹，布半匹，錢一千；冬衣絹二匹，紬半匹，錢一千，綿十二兩。兩浙崇節、江東西效勇、荆南北宣節、福建保節、廣東西清化，除醬菜錢不支外，餘如六路。川西路克寧已上，各小鐵錢一千，糧二石，春衣絹一匹，小鐵錢十千；冬衣絹一匹，紬一匹，綿八兩，小鐵錢五千，並從之。」<sup>87</sup>

可見支給之龐大，所以三司所收之絲織品，顯然不敷應用，於是平衡的方法便有三種：其一是由內廷支給，其二是買織民間<sup>88</sup>，其三是出之下策——舞弊，亦稱以絹易布。「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載：

「（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七月，詔并州置場，中買軍所給衣絹。初言事者稱：并州軍衣，歲給絹四萬餘匹，並自京輦送，比聞軍中得之，悉以貿易土產，起今如有願中賣入官者，每匹給錢千二百文。」<sup>89</sup>

除此之外，河北亦有一部分軍人強賣布帛，見「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壬申（嘉祐五年二月）（一〇六〇），知諫院唐介言：朝廷昨支定州糴軍糧絹五萬，前知定州宋祁用一萬，王素用四萬，皆質易河東，而素以所易布，配賣與禁軍三十餘指揮，出贏利僅萬緡，而多所侵費。」<sup>90</sup>

本來，支給軍人之紬絹，均為品質佳美之絲織品，用來裁製軍衣，並不適當，且不經濟。故以之出售，改換用廉價、耐用之布帛，這是不難想像到的，更何況絲織品的數量不敷支應？政府為便宜計，也曾局部承認可以買賣，如「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七載：

「（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詔皇城司言：察知京城市肆，以諸軍賜冬衣綿帛，其用錢貿易，不依宣命條約，每百不盈七十四、五，有雖稱省陌，由貫除錢三十。帝曰：此可諭周起，令府司申明約束。又曰：諸軍有營在京城外者，日赴教習，何暇貿易也？可特給暇三數日。」<sup>91</sup>

這就不是強賣，不過也有一點限制，即是已製成之軍服，法令嚴禁抵押出售，見「宋史」兵志載：

「天聖七年（一〇二九），法寺裁定諸軍衣裝，騎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敢質賣者，重寘之法。」<sup>92</sup>

87 「宋史」，卷一九四，兵志，頁十八。

8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六，頁八：「成都歲市布織數千萬，以給秦隴軍用」；「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頁一：「詔川峽市買場織造院，自今非供軍布帛……不需買織民間。」

89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頁六一〇九。

9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一，頁三。

91 同註89，食貨三七，頁五四五〇。

92 同註87，頁十六。



此外，紬絹轉成布帛以後，因絲織品價格較高昂，故有剩餘的金錢，而地方官員却將這些剩餘錢物，常作個人利殖之用<sup>93</sup>，如「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大中祥符九年）（一〇一六），河東轉運使陳堯佐言：本路屯兵，舊以兩川輦運帛匹充衣賜，今請本路自備今年冬衣，計省綿絹五十餘萬，以為上供。丁謂曰：河東本無綿絹，非可籌畫，此蓋轉運司每歲大計其數，故積羨爾……」<sup>94</sup>

「成都歲市布織練數千萬，以給秦隴軍用，吏多隱剋為姦……」<sup>95</sup>

這些都是舞弊。政府紬絹流入民間，而民間布疋則逆流入軍隊，這也是宋代絲織品支出用於軍人衣料，得以平衡的一個原因。

## 2. 恩賞、賜物、郊祀、聖節

將恩賞、賜物、郊禮、天子生日（聖節），以及每年兩次對軍人、地方官之有功者，所賞與之時服，全部合計，其數目相當龐大。「宋史」寇準傳載：

「林特為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具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纔五萬，帝不悅……」<sup>96</sup>

按所謂「京師歲費絹百萬」，即指這些用度，大部為恩賜所支出者。這尚不包括特別的支出。如仁宗崩，山陵及賞賚，單計綢絹即達二百五十萬疋<sup>97</sup>。恩賜的對象非常廣泛，見「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開寶六年（九七三）……戊辰，賜皇弟開封尹襲衣、犀帶、羅綺五百匹……」<sup>98</sup>

「賜齊王廷美絹萬匹……武功郡王德昭絹五千匹……與元尹德芳絹三千匹。」<sup>99</sup>

「……幸鄭國公主第，賜駙馬都尉王承衍……綵絹五千匹，又賜其子世隆……帛百匹。」<sup>100</sup>

「鎮寧節度使張令鐸之罷軍職也，上令皇弟光美娶令鐸女為夫人，及令鐸自

93 見註90。

94 同註90，卷八十七，頁十一。

95 見註88。

96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準傳，頁二十。

97 同註90，卷一九八，頁五。

98 同註90，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六，頁十五。

99 同註90，卷十八，頁七。

100 同註90，卷十九，頁三。

鎮寧來朝，被病，上親問之，賜絹五千匹……」101

「丙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賜……絹萬匹……」102

「己未，幸宰相趙普第視疾，賜銀器五千兩，絹五千匹；又賜其妻和氏銀五十兩，衣著三千匹……」103

「壬子，幸宰相范質第視疾，賜絹二千匹……」104

「……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楊徽之卒……賜其家……絹五百匹……徽之妻卒及葬，再以緡帛賜其家……」105

「己卯，車駕入西京，賜迎駕僧道絹五百匹。」106

「壬寅，幸水碓，賜役夫衣服綵帛……」107

「……韓琦薨……特賜其家銀絹各二千五百兩匹……」108

「……楊崇勳馳奏益州平，賜以錦袍……」109

「……詔緣邊吏民斬敵首一級，賞錢五千，禽生者倍之，獲馬者給帛二十四……」110

「詔廣南有捕獲儂智高者，授正刺史，賞錢三千緡、絹二千匹，獲智高母，授諸司副使，錢三千緡、絹二千匹……」111

「端午，賜百官衣各一襲……」112

「冬十月丁卯朔，賜百官諸軍校冬服。」113

「清波雜誌」載：

「大觀二年（一一〇八），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元正坐化，並無衣衾，闕葬送之用，賜絹三百匹……」114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115

101 同註90，卷十一，頁一。

102 同註90，卷十八，頁十六。

103 同註90，卷十一，頁四。

104 同註90，卷一，頁十六。

105 同註90，卷四十六，頁七。

106 同註90，卷七十五，頁八。

107 同註90，卷十八，頁十七。

108 同註90，卷二六五，頁二十六。

109 同註90，卷四十七，頁十七。

110 同註90，卷四十七，頁二十三。

111 同註90，卷一七三，頁五。

112 同註90，卷一，頁十三。

113 同註90，卷一，頁二十二。

114 周輝「清波雜誌」，卷八，頁二。（筆記小說大觀）

115 同註114，卷九，頁三。

「程史」也載：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sup>116</sup>

舉凡皇親、國戚、宰相、大臣、文武百官、僧道、庶民……等，均為恩賜的對象。以君主賞給太濫，三司歲入絲織品不敷支用，此亦原因之一。

宋帝每年夏至於北郊祀地，冬至於南郊祀天，尚有三年一次，十一月或正月，合祀天地。依照歷朝慣例，郊祀終了之後，上自文武百官，下至中央各級官衙胥吏，均有銀、絹、錢之賞賜。此種銀物，除每年正稅以外，主要是來自產絹州軍的和買，或是加重徵收稅賦。「宋會要輯稿」禮二十五郊祀賞賜條，從皇太子、宰臣、樞密使以下，乃至工匠、庫子，均有支給額之詳細記載<sup>117</sup>：最高宰相級為銀一千五百兩，絹一千五百疋；京官、幕職、州縣官級銀五百兩、絹五百疋；胥吏級絹數疋……均依等級而定。「鷄肋編」中，載有北宋時郊祀賞賜支費數：

「蔡襄為三司使，以嘉祐七年（一〇六二），明堂支費數為準，每遇大禮，依附封禪，仍乞遣朝臣諸路，剗發錢帛，至今行之。其支賜度錢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銀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絹一百二十萬八百餘匹，綢四十萬一百餘匹，金六千七百七十兩。第二等生衣物計錢四十五萬貫，錦、綾、羅、鹿胎、透背等，計錢九萬九千八百餘貫，絲三十八萬八千兩，絁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sup>118</sup>

還有每年一度的天子生日（聖節），自太祖時代，即開始實行賜予文武百官衣服。如「宋會要輯稿」禮五七載：

「二月長春節（建隆元年）（九六〇），太尉宰臣范質率文武百官詣廣政殿上壽，賜羣臣衣各一襲。」<sup>119</sup>

宰相、樞密使等高級官員，可以拿到六種高級絲織品，即紫潤羅公服、紅羅繡襴、抱肚、小綾汗衫、勒帛、熟線綾夾袴等六種<sup>120</sup>，以下按等級依次減低，至最低在京職事，止賞以羅公服。<sup>121</sup>

此外，更多額的衣服，每年五月五日與十月一日，分兩次賜予文武官員，這也

116 同註32，卷七，頁四。

117 「宋會要輯稿」，禮二五，頁九五五至九七九。

118 莊季裕「鷄肋編」，卷中，頁六十。（商務）

119 同註117，禮五七，頁一六〇〇。

120 同註117，禮六二，頁一七〇一。

121 同註120。

是從太祖建隆三年（九六二）開始的。「宋會要輯稿」禮六二載：

「十月（建隆三年），始賜文武常參官冬服。先是，累朝以來，只賜將相、翰林學士、諸軍大校。至是，太祖謂侍臣曰：冬服不賜百官，甚無謂也，宜並賜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賜文武常參官時服，自後隨爲定制。」<sup>122</sup>

「東京夢華錄注」引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亦言：

「……每歲誕辰、端午、初冬賜時服，止于單袍，太祖訝方冬猶賜單衣，命易以夾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則用夾。」<sup>123</sup>

衣服的詳細品目，具載於「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中：

「賜服二府，宰相至同簽書樞密院事，親王、三師、三公、使相、東宮三師、觀文殿大學士……潤羅公服、繡抱肚、黃縠汗衫、熟線綾夾袴、小綾勒帛，銀袋扇子……」<sup>124</sup>

以上六品是冬服；還有紫潤羅夾公服、天下樂暈錦寬錦袍、小綾汗衫、勒帛、熟線綾夾袴的夏服<sup>125</sup>。以次的官員，按等級所賜衣物均有不同。又每遇大臣生日，或對功臣賻贈，亦有多種名目贈賜絹帛，在「續資治通鑑長編」與「宋會要輯稿」中，均迭有記載，不勝枚舉。綜上以觀，每年巨額支出，實在驚人。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二載：

「（乾興元年）（一〇二二）十二月……三司言：兩川四帛，自來計度每年聖節、端午、十月一日，人春冬衣賜，并準備非時傳宣取索及國信往來，兼應副南郊支用綾羅、錦綺、鹿胎、透背、欹正生白、大小綾、花紗、絹等，下益、梓州兩路織買出染，并逐州依久例於出產州軍，逐旋計綱起發上京於內藏庫送納，今詳所陳，乞與減二、三分，誠爲便民，其如國家年計支費不少，若或減省，深慮闕供，今定奪除錦三十五段全減不織造外，其餘欲且依舊，其絹布、紬、絲綿，自來於益、梓、利、夔四路轉（一作轄）運司轉下州軍，每年買納，除應副陝西、河東、京西轉運司及本路州軍衣賜支遣外，如有剩數，即令逐州軍差人管押上京送納，每年省司元不拋樁，定上京數目，所有自西川水路起發布帛六十六萬疋，赴荆南水路轉般上京，並要應副在京并京西州軍衣賜支遣，今定奪難議減省，欲且依舊，從之。」<sup>126</sup>

可知龐大支出已形成定制，難議減省。

122 同註120，頁一六九五。

123 「東京夢華錄注」，卷九，頁二二五。（世界）

124 同註120，頁一六九六。

125 同註76。

126 「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二，頁五五六五。

其次，軍賞方面支出，亦非常可觀，見「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度支副使謝泌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上（太宗）曰：朕愛惜金帛，止備賞賜爾。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今陛下躬御菲薄，賞賜優厚，真歷代王者之所難也。」<sup>127</sup>

仁宗天聖六年（一〇二八），因軍賞事，導致汾州駐軍發生暴動，見「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詔：自今南郊軍賞有闕，其三司官吏並劾罪以聞。先是，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捍守佐堂下刼之，約予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轉運使孫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誘之亂也。卒留不予，既而上以軍賞事訊三司，三司言：汾州舊以淮南紬絹比折給軍士，紬絹不足，又令以土縹布代之，故廣勇軍作亂，首惡既坐誅，餘悉配隸他州。而降是詔。」<sup>128</sup>

英宗時，荆南爲了同樣的情形，亦幾乎引發兵變，見「東軒筆錄」載：

「英宗卽位，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荆南所給縑帛，皆故惡不堪，既陳於庭下，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爲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於廷下，披胸示之，羣校茫然自失，遽聲喏受賜而去。」<sup>129</sup>

可見軍賞對於政府來說，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北宋中期以後，西、北邊防兵年有增加，因此作爲軍卒恩賞而支出之絹帛數，亦相對增加；如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僅軍賞一項，熙河蘭會路卽支絹五萬疋，鄜延路八萬疋，涇原路七萬疋，環慶路五萬疋，秦鳳路五萬疋，又賜陝西路轉運司銀絹共四十萬疋兩<sup>130</sup>。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元符）詔鄜延、涇原、熙河、環慶路，見管軍賞銀絹不多，慮緩急闕用，特於內藏庫支發銀絹共二百萬匹兩，赴逐路經略司封樁，專充準備邊事及招納之用，內鄜延、涇原路各六十萬匹兩，熙河、環慶路各四十萬匹兩，仰

127 同註90，卷三十四，頁一。

128 同註90，卷一百六，頁一。

129 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一，頁一。

130 同註90，卷四百十一，頁六。

戶部交割，計綱起發前去。既而內藏庫闕銀，以絹七十萬匹貼支，上止令應副五十萬，以封樁夏國歲賜絹二十萬貼支，因諭曾布等曰：內藏絹才百萬，已輟其半。布曰：公私匱乏如此，邊事何可不收斂？關中民力困憊已甚，涇原與熙河連接邊面，便須爲休息。」<sup>131</sup>

顯見軍賞對國家財政負荷之重了。至於軍賞之內容，除恩賜外，主要是戰功之賞賜，見「續資治通鑑長編」，開寶三年（九七〇）十一月癸亥條載：

「……上喜謂左右曰：契丹數侵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首，其精兵不過十萬，止不過費我二百萬匹絹，則契丹盡矣！」<sup>132</sup>

元豐四年（一〇八一）八月丙子條載：

「……如殺到乞弟以下蠻兵，每級賞絹二十四匹，夷兵十五匹，小首領三十四匹，大首領六十四匹……」<sup>133</sup>

咸平三年（一〇〇〇）十二月丙寅條載：

「詔緣邊吏民斬敵首一級……獲馬者給帛二十四匹……」<sup>134</sup>

開寶三年（九七〇）二月己卯條載：

「雄州言刺史侯仁矩卒……仁矩子延廣亦有勇略，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敵騎數千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其酋一人，斬首數級，悉擒其餘黨，持首級以獻，仁矩喜拊其背曰：與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sup>135</sup>

咸平三年（一〇〇〇）十月辛亥條載：

「……楊崇勳馳奏益州平，賜以錦袍……」<sup>136</sup>

其次，是弔慰戰死者家屬，見雍熙三年（九八六）八月條載：

「……（楊）業死……賜其家布帛千疋……」<sup>137</sup>

因戰功軍賞之名目非常繁多，「宋會要輯稿」兵十八至二十，對軍賞名目均有詳細記載，足資參考。<sup>138</sup>

軍賞絹帛，雖供直接消費之用，但仍有部分流入民間，故陝西路雖產絹甚少，

131 同註90，卷五百五，頁十六。

132 同註90，卷十一，頁十一。

133 同註90，卷三百十五，頁十四。

134 同註90，卷四十七，頁二十三。

135 同註90，卷十一，頁二。

136 同註90，卷四十七，頁十七。

137 同註90，卷二十七，頁十九。

138 「宋會要輯稿」，兵十八至二十，頁七〇五八至七一二四。



但是渭州潘原一縣內，即設有絹行十餘家<sup>139</sup>。另外每年對河東路之義勇、保甲，所賞之絹即約有十三萬匹<sup>140</sup>。以此例推之，則對廂軍及修河、修城之役工所支給者，當亦具相當數字，故軍賞絲織品的支給，實是宋代政府一項極大負擔。

## 3. 官員俸祿

宋代官制非常紊亂，而冗官獨多，是其特色。茲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十三、「文獻通考」卷四十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二，列舉宋代官員之數如下表：<sup>141</sup>

歷朝	京朝官	選人	武職		總數及通例部四選
			大使臣	小使臣	
眞宗景德以前					共一萬三千餘
仁宗天聖中	二千餘		武官共四千		
慶曆及皇祐中	二千七、八百	一萬			共二萬餘
英宗治平中		三千三百			共二萬四千餘
徽宗宣和中					四選一萬六千餘
孝宗乾道中	三、四千	七、八千			四選三萬三千零十六
光宗紹熙二年 (一一九一)	四一五九				
寧宗慶元二年 (一一九六)	四一五九	一三六八〇	六五二五	一八〇七〇	四選四萬二千餘
嘉泰元年 (一二〇一)	三一三三	一五二〇四	六八五四	一二六一六	四選三萬七千八百餘

觀於上表，可知此一官員俸祿之龐大支出，是非常可觀的。茲引「宋史」職官志中，所支給官僚絲織品的種類與數目，列表於下：

官 僚 等 級	支 給 之 絲 織 品
宰相、樞密使、使相、侍中	春冬服各綾二十四、絹三十四、冬綿百兩。
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宣徽使、三司使、節度觀察留後	春冬各綾十四、春絹十四、冬二十四、綿五十兩（自宰相而下春各加羅一匹）。
檢校太保簽書	春冬絹二十四、綿五十兩。

139 同註90，卷一三一，頁六。

140 同註90，卷三四一，頁十四；卷三五〇，頁六。

141 同註81，頁三十一。

翰林學士、承旨學士、龍圖天章閣直學士	綾各五匹、絹十七匹，自承旨而下加羅一匹、綿五十兩，已上衣賜隨本官。
三師、三公	綾各十四匹、絹二十四匹。
東宮三司僕射	綾各五匹、絹二十四匹。
東宮三少、御史大夫、尚書、門下中書侍郎、太常宗正卿、左右丞、諸行侍郎、御史中丞、太子賓客	春冬各綾五匹、絹十七匹、惟中丞綾七匹、絹二十四匹，太子賓客同中丞。
權三司副使	春綾二匹、冬綾五匹、春冬絹各十五匹，自三師以下，春各加羅一匹、冬綿五十兩。
少詹事	春冬絹各十三匹。
左右正言、監察御史、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國子五經博士、太子宗正、秘書殿中丞、著作郎大理正	太常博士以上，春冬絹各十四匹；諡德以下，春加羅一匹、冬綿三十兩，餘各絹七匹。
司天	春冬絹各五匹、各綿十五兩。
秘書郎、著作佐郎	春冬絹各六匹、冬綿各三十兩，五官正以下春羅各一匹。
大理寺丞、諸寺監丞	春冬絹各五匹。
大理評事	春冬各絹三匹，自大理寺丞以下冬綿各加十五兩。
太祝奉禮、司天監丞	春冬絹各五匹。
主簿	春冬絹各三匹，丞簿各綿十五兩。
靈臺郎、保章正	春冬絹各三匹，惟靈臺郎冬隨衣錢三千。
節度使	春冬加絹各百匹、大綾各二十匹、小綾各三十四匹、羅各十四匹、綿各五百兩。
節度觀察留後	春加絹二十匹、冬三十匹、大小綾各十四匹、春羅一匹、冬綿百兩。
觀察使	春冬加絹各十四匹、綿五十兩，如皇族充觀察者，春冬加絹各十五匹、綾十四匹、春羅一匹、冬綿五十兩。
防禦使、團練使	春冬加絹各十五匹、綾十四匹、春羅一匹、綿五十兩，諸衛大將軍春冬絹各十四匹、綿五十兩。
六軍統軍、諸衛上將軍	春冬綾各五匹、絹十四匹、綿五十兩。
左右金吾衛大將軍、諸衛大將軍	春冬綾各三匹、絹七匹、冬綿二十兩。
將軍	春冬綾各二匹、絹五匹、綿二十兩。
率府、率副中郎將	春冬絹各五匹、冬綿十五兩，自諸衛上將軍以下，春衣羅一匹。
內客省使、客省使、閤門使、皇城以下諸司使	春絹各十匹、冬十匹、綿三十兩，惟客省使春冬絹各一十四匹。

客省及皇城以下諸司副使	春絹各五匹、冬十匹、綿三十兩。
供奉官	春絹四匹、冬五匹、綿二十兩。
殿直	春冬絹各四匹、冬綿十五兩。
三班奉職、借職	春冬絹各三匹。
下茶酒班殿侍	春冬絹七匹、冬綿十五兩。
下班殿侍	春冬絹各五匹。
內侍省都知、副都知、諸司使充者	春絹七匹、冬十匹、綿三十兩。
副使充者	春絹五匹、冬七匹、綿二十兩。
內侍省供奉官	春絹五匹、冬七匹、綿三十兩。
殿頭、高品、高班	春絹各五匹、冬六匹、綿二十兩。
祇候、內品、黃門、內品管勾、奉輦祇應	春冬絹各五匹、綿十五兩。
內侍省、內常侍、供奉官	春冬絹各五匹，內常侍春加羅一匹、冬綿十五兩，供奉官冬止加綿二十兩。
寄班小底	春冬絹各十匹。
樞密都承旨、副都承旨	春冬絹各十五匹、春羅一匹。
逐房副承旨	絹各十三匹。
中書堂後官，中書樞密主事、錄事令史	春冬絹各十匹、春羅一匹、主事已上冬綿五十兩，錄事令史三十兩。
主書、守當官、書令史	春冬絹各二匹，主書、書令史春錢三千、冬綿十二兩，守當官春錢一千。
三司檢法官、刑部檢法官、判官、推官、司錄、法曹、功曹、法直官、副法直官	春冬絹各五匹、冬綿十五兩。

元豐時與南宋後，均曾改動過，其各級官僚所支給之絲織品數量，亦見於「宋史」職官志中。如果以上表為基準，我們可以充分瞭解宋代官僚俸祿絲織品支出數字之龐大。

#### 4. 糧草市糴

北宋為了對付遼與西夏，沿邊均駐有龐大數目軍隊，故調集糧食、草料等給養，頗成問題，要取諸當地實不可能，只有仰賴東南的補給。本來，從東南向京師輸送，尚有運河、汴渠可循，但自京師再向北方及西北去，困難就多了；在這樣交通不便的情況之下，兼以公家的運輸制度，施行起來流弊百出，不僅是多耗公帑，而且使沿邊百姓苦於力役，因此乃招募商人來輸送糧秣，償以現錢或實物，這就是入

中邊糧<sup>142</sup>。如何籌集市糴糧草之本錢，是為北宋財政之重要問題，吾人於此所特別注意者，乃為以絹帛作為糴糧之本錢。

北宋國家財政，在太祖、太宗時代，尚見寬裕，隸屬於中央三司，錢物納入之左藏庫，經常錢帛充足，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十月：

「上初卽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何能盡？先帝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初太祖制置封樁庫，欲贖幽薊，會宴駕，不果。」<sup>143</sup>

至真宗朝，封禪天書之事，幾將太祖、太宗兩朝之積存，浪費殆盡<sup>144</sup>。至仁宗朝，由於西夏興起，軍費更見增大，國家財政更瀕臨危機，俱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七，天聖元年（一〇二三）春正月載：

「我朝之財，始蠶於天禧、祥符，再蠶於寶元、慶曆。自禱祠之事興，而宮室之役起，內之帑藏稍已空竭，則省浮費之策，不得不申明於天聖之年也。自元昊叛於西，契丹擾於北，外之財用，不免告匱，則節冗費之說，不得不條畫於慶曆之日也。」<sup>145</sup>

在上述情況之下，下表便是說明自真宗大中祥符年間至仁宗嘉祐年間，約五十年間，由政府以糴本及其他名目，所支出之錢絹概數（以五年為一單位）：<sup>146</sup>

時 間	錢（萬貫）	年 平 均	布帛（萬疋）	年 平 均	金銀（千兩）
祥符 1 至祥符 5	183	36	55		2
祥符 6 至天禧 1	265	53	15		38
天禧 2 至乾興 1	750	150	13		432
天聖 1 至天聖 5	20		10		
天聖 6 至明道 1	80		120	24	
明道 2 至寶元 1	320	64	510	102	150
寶元 2 至慶曆 3	240	48	700	140	1000
慶曆 4 至慶曆 8			20		300

142 參考宋晞「北宋商人的入中邊糧」。（「宋史研究論叢」）

143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太平興國三年十月。（文海）

144 同註141，頁九五至九七。

145 同註143，卷七，天聖元年春正月條。

146 同註76。

皇祐 1 至皇祐 5	80		160	32	
至和 1 至嘉祐 3	140	28	130	26	200
嘉祐 4 至嘉祐 8	250	50	270	54	

觀於上表，就布帛類（絹、紬、綾、錦）而論，仁宗自景祐以後（明道 2 至寶元 1），其支出急劇增加，包括寶元時趙元昊興起之十年間，每年平均百數十萬之絹、紬，作為糴本，而被消費。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景祐四年（一〇三七）春正月甲午條載：

「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出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蓋始於天禧三年（一〇二五）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一〇三三）距今纔四年，而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有餘。」<sup>147</sup>

至和二年（一〇五五）十一月丙辰條載：

「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并州市糴軍儲。」<sup>148</sup>

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十月丁卯條載：

「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sup>149</sup>

至於用布帛的糴法，則如下述：

「先是，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一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sup>150</sup>

惟此種布帛作為糴本，又有兩種情形：

第一、至經略司、安撫司、轉運司調成現錢，糧草以現錢購入。五代時，各個地方軍閥均以資本家之姿態活動，入宋以後，西、北二邊之軍團統領，部份仍保有以前之面目，雖然時過境遷，但州以上之官廳，所有以交際、宴犒、機密費等名目支給之公使錢（公用錢），仍依各自採購量而增加<sup>151</sup>。名為糴本，而由中央所支給之布帛乃至紋銀，亦隨其大勢，由地方官廳作有利轉運，調成現錢。「續資治通鑑長編」，熙寧五年（一〇七二）正月己亥條載：

「賜河東經略司銀絹各二十萬，召人除買，收本息，封樁，以備邊費。」<sup>152</sup>

147 同註90，卷一百二十，頁一。

148 同註90，卷一百八十一，頁十一。

149 同註90，卷一百八十四，頁五。

150 同註149。

151 宮崎市定「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中國官吏生活の一面——」。（「アジア史研究」第三）

152 同註90，卷二二九，頁六。

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四月壬子條載：

「詔三司，出紬絹百萬，付陝西四路經略司變易，以備邊用。」<sup>153</sup>

經略司等經常變易銀、絹，以備邊用，此乃表示紬絹之類，係以高利貸支用，此種支用除地方官吏本身外，乃至幕僚、胥吏、廂兵或御用商人等，名目非常繁多；此並非直接生產者的結合，乃係商人寄生於國家財政政策所致，由彼等所轉運之絹帛，多為都市及地方有力人士所消費，自不待言。另外，以布帛類為本錢，代替金錢支出，此在青苗法常平本錢中，亦可窺其端倪，見「續資治通鑑長編」，熙寧五年（一〇七二）五月癸巳條載：

「司農寺丞蔡天申，請河東經略安撫司亦置常平倉，其條約並如陝西。上批：麟府豐三州蕃戶，方之陝西諸路，尤為貧困，宜依天申所請，於近賜陝西紬絹數內，撥令賜涇原、鄜延路五萬匹，為河東本錢」。<sup>154</sup>

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六月甲戌條載：

「京西提舉常平司，乞留先借轉運司紬絹十四萬（疑為匹）為常平錢。從之。」<sup>155</sup>

不過，此種糴本，並不是將紬絹直接分散於農民，而是經由商人之手，先調成現錢。糴本，及其由中央支出之絹帛、銀等，實行現錢化，其法：主要先依財產量（物力），強制配售於都市坊郭戶，再將現款納入；此種配售之具體例證，在絹帛方面，見韓琦「安陽集」卷九載：

「臣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二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尚近下等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貼賠送納了當者。」<sup>156</sup>

可知強制配售，使都市下等第人戶深受痛苦，弊害滋多。商人收購配售之紬絹，再以高價售於消費者，從中賺取利潤。

第二，作為糴本之絹紬，與糧草交換，先將布帛、銀折價，代替現錢，再以紬絹之類，直接收買糧草。此係北宋中期以後，以銅錢不足，而採取之權宜辦法。但在河北等主要絹織物生產地區，商人對此一方法，並不太歡迎，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六月癸卯條載：

「三司言：河北糴便糧草鈔價，本以見錢法，一等給還；後別立草料錢，以

153 同註90，卷二三二，頁一。

154 同註90，卷二三三，頁十四。

155 同註90，卷二三四，頁十五。

156 韓琦「安陽集」，卷九；同註76。



銀紬絹及茶本錢折。商人無利遂增草料虛錢……昨薛向乞用見錢法糴買，當時三司以錢不給，又即如舊。今勘會，紬絹本非河北、京東商人所須，交引舖以賤價收之。」<sup>157</sup>

可知，一旦中央出售絹帛，經京師交引舖另行出售，而直接收受米票，因商人多愛現錢，仍難通行。

## 5. 歲幣、歲賜

宋代歲幣、歲賜的主要對象，北宋為遼與西夏，南宋為金。日野開三郎在「五代北宋の歲幣歲賜の推移」一文中<sup>158</sup>，認為這種歲幣、歲賜，對於維繫當時東亞國際和平，及經濟關係均衡發展，都有莫大的意義。本來，對等國家的贈與，謂之幣；贈予臣屬國家，謂之賜；呈與宗主國，謂之貢。儘管形式有異，但在實質上，都是屬於一種歲贈<sup>159</sup>。而歲贈之物，最主要的內容，便是銀與絹，銀為當時中國文化圈的國際通貨，絹絲織物則為代表中國文化，對周邊民族最具吸引魅力的物品<sup>160</sup>。

中國與遼的歲幣關係，最早始於五代石晉時，見「資治通鑑」，後晉高祖天福元年（九三六）載：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令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十六州以與契丹，乃許歲輸帛三十萬。」<sup>161</sup>

天福三年（九三八）七月亦載：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帶；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sup>162</sup>

此外，「五代史」契丹傳與「五代會要」，均有歲輸絹的記載；但是此種歲贈關係，維繫不久，晉出帝與契丹衝突後就停止了。一直到了北宋時澶淵之盟以後，才再恢復歲贈關係。真宗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十二月七日，宋、遼兩國立有誓書，宋誓書曰：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

157 同註90，卷三百五，頁六至七。

158 日野開三郎「五代北宋の歲幣歲賜の推移」——五代北宋歲幣歲賜考第一章——。（「東洋史學」五）

159 同註158。

160 同註158。

161 「新校資治通鑑注」十五，卷二百八十，頁九一五四。（世界）

162 同註161，頁九一八八。

契丹皇帝闕下，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sup>163</sup>

此種歲贈予遼絹二十萬匹，一直持續到仁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富弼使遼事載：

「……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sup>164</sup>因此從慶曆二年（一〇四二）以後，這種歲贈絹增加到了三十萬匹，再一直延續到北宋末年宋、金盟約夾擊遼時為止。依宋廷當時財務狀況，每年予遼絹二十萬匹，抑或三十萬匹，對當時宋廷財政，影響並不大，而為國體上之極大耻辱<sup>165</sup>。不過，若從另一角度看，它維繫了宋、遼之間一百多年的和平，否則兵燹一開，其損失又豈止歲費絹三十萬匹？富弼說得好：

「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惜生靈也。」<sup>166</sup>

「三朝北盟會編」鄭居中奏乞守盟誓罷遣女真人使亦載：

「是時，太宰鄭居中奏乞罷使女真之人，又於朝堂責蔡京曰：朝廷欲遣使入女真，軍前議事，夾攻大遼，出自李良嗣欲快己意，公為首臺，國之元老，不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且在昔章聖皇帝與大遼昭聖立誓，至今已二百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雖漢唐和戎，未有我宋之策也，公何以遽興此舉？且兵者不祥之器，勢不獲已，即可暫用，昔景德中遼人舉國來寇，真宗用宰相寇準之策親征，後遣使議和，自此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九年，及慶曆中契丹聚兵境上，以求關南地為名，仁宗用富弼報聘增幣，觀真宗、仁宗意不欲動兵，恐害生靈，堅守誓約，至今一百七十四年，四方無虞，今若導主上棄約復燕，恐天怒夷怨，切在熟慮，無遺後悔，事繫宗廟，豈可輕議？又況用兵之道，勝負不常，苟或必勝，則府庫乏於犒賞，編戶困於供役，蠹國害民莫過此也，脫或不勝，則患害不測。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疋兩，故有此意。居中曰：歲幣五十萬疋兩，比之漢世，和單于歲尚給一億九十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則今與之幣未為失策，又後漢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用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和後復經七年，用八十萬億，且前古帝王豈忍以中國之富，填於廬山之壑，委於狼望之北哉？蓋聖人重惜民生

163 同註90，卷五十八，頁二十二。

164 同註90，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四百，頁九。

165 參考方師杰人「宋史」(一)。

166 同註164，頁八。

之本也，載於史策，非妄言也。」<sup>167</sup>

鄭居中唱的雖是低調，但是估量宋朝當時國力，以及證諸以後歷史的發展，鄭的論點是對的。從經濟觀點言，宋與遼歲幣，對雙方經濟關係的均衡發展，都有益處。除了這種歲贈絹之外，賜予契丹使臣，以及通問慶弔之事，均有大量絲織精品外流支出。「續資治通鑑長編」，對於接待契丹使臣記載道：

「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皂羅氍毹冠衣八件……綵帛二百匹；副使皂紗折二巾衣七件……綵帛二百匹……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四件……綵帛三十四；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綵帛二十四；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及衣四件……綵帛二十四……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弓賜來使……其中的，又賜錦窄袍五件。……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球暈錦窄袍及衣七件……綵帛二百匹；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綵帛一百匹；並加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紫綾、花緇、錦袍及銀器、綵帛……」<sup>168</sup>

另外在通問慶弔方面，「續資治通鑑長編」又載：

「……契丹生日，朝廷所遣……衣五襲……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絹二千疋，雜綵二千疋……其母生日約此數焉。正旦則遣以……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sup>169</sup>

「契丹國母蕭氏卒，年五十七……為弔慰使，賻以衣五襲，綾羅帛萬疋……」<sup>170</sup>

「賜近臣契丹錦、綺、綾、縠、新羅……等。」<sup>171</sup>

自澶淵之盟以後，有大量的絲織品，透過這些方式，從宋朝支出流入契丹。

其次，是宋朝絲織品支出流入西夏。早在西夏立國之前，就有歲賜，「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元昊）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sup>172</sup>

可知在元昊之前，宋廷即有甚多歲賜絲織品入西夏。慶曆三年（一〇四三）三月，

167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一，頁六至七。（文海）

168 同註90，卷六十，頁九至十。

169 同註90，卷六十一，頁十三。

170 同註90，卷七十二，頁二十。

171 同註90，卷六十七，頁十五。

172 同註90，卷一一一，頁十六至十七。

宋人提出議和條件是：

「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sup>173</sup>

其後，交換誓書，成立和約的條件是：

「……朝廷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乞如常數，不致改更……」<sup>174</sup>

通問慶弔亦如契丹，只是禮數稍差，見「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曩霄卒……達州刺史鄧保信爲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匹……及其葬，又賜絹千五百匹，餘如初賻之數。」<sup>175</sup>

宋對夏的歲贈絹，其間還曾中斷過兩次：一次是神宗時的略邊，一次是哲宗時的劃界。但元豐六年（一〇八三）（即神宗駕崩前二年），「宋史」載「夏之歲賜如舊」<sup>176</sup>；以及元符二年（一〇九九），宋廷答：「自今已往，歲賜仍舊。」<sup>177</sup>都證明不久之後，還是恢復了，宋與夏的歲賜絹關係，大概一直到北宋滅亡時才再中止。

至於宋、金之間的歲贈絹關係，最早是始於宋、金聯盟攻遼時，宋、金合作條件中，有一條是：

「……燕京並所管州城元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sup>178</sup>  
宣和二年（一一二〇）九月，宋致金國書亦云：

「……銀絹依與契丹數目歲交……」<sup>179</sup>

故可以說，自宣和二年（一一二〇）以後，宋歲予遼的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轉贈給金了，其後宋金關係破裂，才再度中止了這種歲幣。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宋、金第一次和談後，宋曾予金絹一千萬疋<sup>180</sup>，其後金兵攻入開封，檢視大宋庫藏，所得到的絲織品有：

「絹五千四百萬疋，大物段子一千五百萬疋……」<sup>181</sup>

173 同註90，卷一百四十，頁五。

174 同註90，卷一百五十二，頁十。

175 同註90，卷一百六十三，頁三。

176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頁九。

177 同註176，頁十三。

178 同註167，卷之四，頁七。

179 同註178，頁九。

180 同註167，卷之七十二，頁八至九。

181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下），卷三十二，頁三，金國檢視大宋庫藏。（廣文）

金人在短短數年內，所得竟超過了一百多年遼、夏兩國所得之總和，同時這也是最大一次絲織品的外流支出。紹興七年（一一三七），金人廢偽齊劉豫，再入汴京時，又得了絹織品二百七十萬匹<sup>182</sup>，這又是第二次的絲織品大規模外流支出。到了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宋、金第二次和議，確立了宋予金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sup>183</sup>，以後還更改過兩次，一次為乾道元年（一一六五）符離之役以後，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匹；另一次則為開禧用兵失敗以後，歲幣銀絹再增至三十萬兩匹<sup>184</sup>。宋、金的歲幣關係，大概一直維持到金宣宗興定元年（一二一七）時<sup>185</sup>。在宋、金對峙時，除了歲幣之外，北使人謁，亦有絲織品外流支出，「武林舊事」載：

「北使到闕……次日……上馬入餘杭門……又賜被褥銀沙鑊……又明日，入見於紫宸殿……又賜使、副衣各七……色綾絹一百五十匹，餘竝賜衣帶銀帛有差；明日賜牲餼，折博生羅十四，綾十四，絹布各二匹……六日，裝班朝辭退，賜襲衣金帶……紅錦二，色綾二匹，小綾十，色絹三十匹，雜色絹一百匹，餘各有差……自到闕至朝辭，密賜大使銀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帶；都官上節各銀四十兩，衣二襲，中下節各銀三十兩，衣一襲……」<sup>186</sup>

在通問方面，亦如北宋與遼的情形一樣，每年金主生辰及正日，宋均遣使往賀，並有所餽贈。宋予金歲幣，也是國體上的一大耻辱，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二和戎之費條曾言：「……開邊之費固無窮，而和戎之費亦不易！」之語，此固義理之言，但是通盤看來，對南宋經濟尚無嚴重影響，倘單以絲織物耗費而論，則就更微不足道了<sup>187</sup>。

遼、夏、金是宋對外歲幣、歲賜之主要對象，通過此種方式，每年皆有大批歲贈絹外流支出。由於絲織物是代表彼時中國文化的高度成就，而為對四圍民族最具吸引魅力的物品，因此藉著與四圍民族通往交流的關係，復有不定期的賜與，大量絲織品外流支出。「宋史」外國列傳中，高麗、交趾、大理、占城、真臘、蒲甘、遼黎、三佛齊、闍婆、勃泥、注輦、月眉流、天竺、于闐、高昌、回鶻、大食、層檀、龜茲、沙州、拂菻、流求國、安定國、渤海國、日本國、黨項、吐蕃、西南夷……等，均有賜予絲織品的記載。日本京都東寺，迄今尤保存為數頗夥的宋代絲織

182 同註181，卷三十一，頁六。

183 「大金國志」（上），卷十一，頁四。

184 參考方師杰人「宋史」(二)。

185 「金史」，卷十五，宣宗本紀，頁二：「四月丁未朔，以宋歲幣不至，命……等經略南邊。」

186 周密「武林舊事」，卷八，頁二。（筆記小說大觀）

187 參考王德毅先生「略論宋代國計上的重大難題」。（姚從吾先生紀念論文集）

品。

## 五、結 言

由上所述，可知宋代絲織品的賦入與支出數額，都非常地龐大，尤其是在支出方面，是要超過正常的賦入，故如何平衡收支，乃成為財政上一大難題，於是就求助於雜稅的收入。此外，本文以官方用途為主，民間之自家消費，或為商品而織造者，並未列入，倘使一併計入的話，則宋代絲織品之生產總數，還要遠超過估計，因為兩宋是一個絲織業極為發達的時代。綜結而言，宋代絲織品之賦入與支出，是以中央集權之王朝為背景，憑權力、政策所形成之官消費為主，但寄生於民間市場為中心之民消費，日漸地發達了。